明興化府志

下函

興化府志 二十九至五十四卷

下（抄本）

21 7·12
ORIENTALIA
CHINESE
B192
S10F6
1503

7

✓
B192
S10F6
1503.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九

禮紀

藝文志

紀載類 祠廟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彭韶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堡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今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其義一而已矣人庇乎神神倚於人人之所行不負幽明則默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孽自已作獲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敬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歷代有廟　國初因之

號神為監察使民由之而不知蓋藉其威靈陰翊王化是猶神
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神　詔頒示天下蓋正名定號
以一民聽是乃敬事無謟之戒也廟有塑像見者肅恭先儒論
山川之神難於像設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夫
陰者為郭窪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固為城隍之像矣然人之仰
畏不於其形而於其神既神目之則必想其容儀思其動靜精
神會聚靈感斯通切意烹蒿悽愴中若有接於視聽之頃其神
之昭著乎塑繪從之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
神之廟室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觀惟抱廳未
備月臺未闢及門制卑陋廊廡淺隘歷前政未之有改每當舉
祭或遇霖潦內外淋逼吏長苟且與[illegible]神罔顧歆郡以不寧宏

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　朝正於象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
容新視篆謁廟惕然自計曰神明所宅過陋失中匪儉祇辱府
雖貧不可不先治是然亦不可斂怨於下乃即罰贖之入節公
用之出矢心弗他久而益虔貿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歲庚戌
春興事蓋廟始建至是恰十周星矣理數環復衆為嘆異適黃
巖王侯存敬代為守饒平翁侯存道補郡推相與從吏之踰年
落成殿廳前增抱五間兩傍增二間皆形如捲蓬加闢月臺為
尋者二東西廡舊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架一前中各建
一蓬室甬道橫其前綿亘上下外為大門增舊為三甓牆兩端
如眉中為次門循舊為三而增建屋六間左右連甍屬於兩廡
丹楹藻梲曲欄堅礎凡几案器皿之屬一新如儀周阿峻整寬

可容衆幽可避氛遠望即觀稱神居也當祀時守佐率屬行禮
政平人和神心悅懌屢降休徵於今四載歲獲豐稔家用平康
予歸休見之喜中書舍人林君季厚及諸士大夫請曰此鉅役
也宜垂後盍筆諸碑遂特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輿情歸嚮福善禍淫執樞默
相不言而化旁孚遠暢廟貌言言式示崇尚門廡不稱曷為
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倡輪奐煥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
我嘉貺歲有常稔人告無恙報施罔輟功用莫狀左賢右忠
並時郡望尚佑來者無卑多讓

興化軍名賢合祀記　宋黃灝

祭法有功烈於民者皆得祀今之祠堂蓋倣焉或以功或以德
或以名位非有貴賤尊卑品節之限凡人情所喜慕皆得為之
惟祠於學宮者不敢以僭孔門之學以操履趨向為先少有玷
缺謬戾皆聖門之罪人雖一日不能安其側況同堂合席百世
並祀而不毀哉故凡立祠於學不以功德名位諸不在六藝之
科者不在列不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者不在列不
知正心誠意修身謹獨之道者不在列必欲其對越聖賢而無
毫髮愧怍者也莆邦文學號鄒魯學宮壯偉甲於閩郡其巍峩
炎業可望而不可親者夫子之宮牆堂奧也當時及門之賢左
右後先咸得配食踵其後而濟濟衣冠者又有鄉之善士曰孝
子林公攢殿院林公蘊侍郎林公藻著作方公儀端明蔡公襄
主客林公冲之提幹林公郁丞相葉公顯湘卿鄭公厚夾漈鄭

公樵丞相陳公俊卿叅政龔公茂良艾軒林公光朝著作劉公夙正字劉公朔觀文鄭公僑凡十有六人合是邦典刑文物之盛而萃於一堂鄒魯之風彬彬在是矣歲時率諸生敬拜祠下企遺躅揖典刑以格浮薄以激廉恥崇鄉黨之化莫尚焉

艾軒祠堂記

陳俊卿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闔郡之士咸造於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修飭聞於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早遊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之為人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為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言會於心其可後乎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為屋十六楹毋艧一新像貌煥然崇德尚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公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塲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外郎國子司

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於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
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
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
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三日不起
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用未究也況邦人羣弟子乎昔
楊厚歸捷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
孝訓俗人亦為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
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朱文公祠記　宋陳宓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
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
學也不惟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惟自有諸己而
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
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
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其奥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
歷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疏戚隨其才性曲
加誘掖平生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
孜矻矻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簀而後已
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所
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録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莆雖蕞爾
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於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風承教之

士不少先生没廿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既刋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於是即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寛裕温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己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宓嘗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朱文公祠堂記　　平湖陳堯道

天開道原沕穆無窮寓於唐虞三代之治聞於孔門洙泗之教拓於子思孟氏之述駁於漢唐諸子之鳴一者裂挾口耳名於人無復心以思宋興文明珠星叢奎天禧丁巳出周子出南自湖湘倡之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契之楊謝游呂尹張諸儒疏瀹之千載統緒殫殘之餘於今氣數清明之感未也又百年朱子出抉前脩秘集羣獻成道德性命之源陰陽鬼神之奥縷劈毫剖波及罔極雖然學孰重曰綱常全之則自重其重恢之則各重其重白鹿有規五教之目冠之小學有書立教明倫冠之其正人心類如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君臣父子之性發於不能自已有隆興奏疏在大倫可正大本可立君臣父子之際莫不有理存焉有紹熙奏疏在其正君心類如此堯道生苦晚欠親炙竹林雲谷間目陳編心遺訓稔矣邑令趙侯與泌衣被吾鄙冠冕經學建尊經閣學宮第一義迄事又惟朱子三書四子與六經並行驗效鉅沾丐長尸而祝之者總總仙溪士風多潔脩少浮華走建溪且近共飲波瀠水潤賴富甚不祠不宇是大漏

典閣之背壇爽協卜趣蘇君國台林君天驥闢舊易新夏五月始工越月績成晬容孔屑以瞻以儀鳩僚佐暨學子見以菜以記來諗堯道謂朱子文日星揭江河流其將何辭以紀因默籌之紹興丁巳朱子始通孝經大義常齋與陳復亨書云某為學頗有緒今夫是祠正朱子通經初年豈偶然之故周子挺生自天禧丁巳始甲子兩周為紹熙丁巳朱子通經自紹熙丁巳始甲子又兩周為今日丁巳理與數應天作人符役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趙侯勸學有文澤化範俗與朱子南康清漳教條脗合將更如始至不可以當吾世而避是役俾章縫於祠堂也趨而謁之伏而拜之而辦鄉薦之而三思之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目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晝摩暮頤一息必存致知力行兩輪並進其居家居鄉也必孝必弟其為國為民也必忠必信文公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道即周程周程道即孔孟溯流訪源正學宮立祠本意眉宇高寒若或見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幸也等而上之繼去詔來立極生人太平萬世大幸也寶祐五年孟秋朔立

天妃廟序

元張翥

於戲天妃之神也豈易識哉維天地兩間凡物皆有神神匪他蓋一氣之靈為人而神其至精者然非形無托形而後成萬物故有是形則有是神神而後能變化亘古今極運世是理貫之則神人同昧者弗察而後言神人殊軌孰知神之為道哉於戲天妃其海嶽之氣形而至神者乎故始生而地變紫幼而通悟

秘法長而席海以行逝而見夢以祠至於禱而雨暘應冦亂殄
發光怪於漲海猝颶間以濟人於阽危者若虛無縹渺眩幻譎
詭矣然昔者虞舜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長陵子子死為神
君其來則風肅然晉江之曹聖姑生而治疾病治休咎死而祠
之嘗郄島冦之入卓在傳記皆此族也若在若亡聖人曷謂其
非常而不可易語耳大抵川嶽之氣以則消消則息而壅靈儲
休出為當代之明神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亦由此也是故末乎五季而神始生去之三百有餘歲乃為
吾元衛漕於海盱蠁恍惚誠感而靈昭功懋而禮備為國家無
窮之休以享無窮之祀其以是夫非天所命孰有巍然卓立如
此其著者哉是為序

協應廟記　劉後村

陂始於錢夫人成於李長者非一人之私言也初錢陂既壞有
林茂才者接為之今元豐橋有遺址垂成亦毀皆治平年間也
熙寧初詔募能興陂者長者始窮溪源度地勢為今陂其地在
錢之下林之上先用木楗悉皆易以石柱三十二間其接聯去
處互相鉤鎖浪不能嚙幹東流使南行三十餘里而入於錢氏
之溝（據此則南洋之溝亦有錢氏所鑿者）又為大溝七餘小溝無數以分受之為
閘以蓄泄之合僊遊永春德化之水趨焉溉田數萬頃或潦漲
濤溢決閘不一二版則巨浸入於海矣昔未有陂所恃六塘朝
滿夕除農家病之至是陂水沛然遂乾五塘僅留國清一塘以
助陂而盡歸白地於官以田七百斛贍郡學郡有官庄田學有

新餘田南洋斥鹵化為上腴民得長者功且二百年紹熙末詔
從郡守趙侯與諲之請與錢夫人皆賜協應廟額余詳三賢陳
迹獨長者之陂尤得地利凡涉川者造輿梁者必避湍急而就
寬廣夫惟不與水爭勢而後能導水之勢長者鑒前人而生新
智豈必待神僧讖語異人指授如尚書林公所云乎吁水利之
惠溥矣禹功遠矣如西門豹鄭國史祿李冰召信臣鄭當時之
流其事雖在春秋戰國秦漢之前民到於今稱之然此六七公
非守則令吏職當然耳當陂之未成也莆牧宰耆老束手無策
求束薪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異縣而狥鄰封之急無寸
柄而任飢溺之責傾家得七萬緡以就斯役其成也官以大小
孤白地酬獎後人捲海為田者率倍收其利也裔孫或家於莆

歲食陂田於候官之宗智仁兩盡矣夫兩鵠告成喜之也萬年
致享報之也新廟分錢李二宰而長者以林黎二君配長者名
宏候官人錢林長樂人林名從世黎名昉為莆邑主簿錢媛之
死縣委覆實壯錢志節有嘆息語登時暴卒俚俗因有冥婚之
謗不但錢媛誼不受汚黎君亦豈可厚誣哉昔畏壘之人尸祝
庚桑林君近之宜勤其官而死黎君近之其與長者合祠宜矣
古者田家作苦必有倡予和女之聲命曰勞歌長者勞一身而
佚一郡勞之大者矣乃採勞歌之意為辭以授社人俾禱賽之
際歌以樂神其辭曰負鍤兮如雲散金兮如泥千丈兮屹然萬
石兮貫之天壤兮有獘巨防兮不隳有蓄兮有泄非弩射兮壁
祈昔斥鹵兮今沃壤昔若荼兮今若飴故老兮告余大檀兮所

為儼新宮兮位置慰一邦人兮瞻思釃酒兮割牲伐鼓兮吹箎
大孤之東兮木蘭之西駕華輧兮建靈旗依草附木兮魑與夔
冕服赫奕兮金碧翬飛神一命之榮兮三閭之祠生不伐勞兮
死不嗟卑賢哉若人兮知之者誰恨札惡兮詞蕪有愧於鄴令
之傳兮常舟之碑

協應廟記　　元左丞鄭旻

協應昇僊祠惠澤侯李長者宏也侯築陂木蘭山下納瀨溪諸
壑之水溉田數萬頃莆人德之立廟祀焉閱世浸久廟廢而舊
址悉侵於豪右侯之裔孫僧曰寶魯思復之積二十餘載不懈
益堅憲閫始諾其請而廟猶未及也至正二十有二年予以福
建行中書省左丞分鎮於莆郡人頌侯者嘖嘖不離口蓋莆三
面距海地多斥鹵惟藉六塘瀦水以資灌溉歲或旱澇民且狼
顧凜凜焉有飢莩之憂瀨溪發僊游永春德化三邑之水可引
而東衆皆莫能辨也始長樂錢氏女繼而進士林從世嘗捐金
築陂又莫宜地利垂成而輒潰宋熙寧中侯由福州之候官應
募而來莆與方外友馮智日度地宜審水勢樹以石欄附以木
楗釃水為泄為溝數十道俾其遜行無衝齧之患知力俱殫以
凝厥績俾斥鹵之田變為膏腴有泄蓄而旱澇不能為之害民
至於今賴之陂既成而塘廢侯乾五塘併大孤嶼白水之地墾
田二百餘頃租入二千石有奇以八百石贍陂設陂司掌其出
納署李金紫戶輸田糧惟留國清一塘助陂以備大旱蓋不惟
惠於一時且為後人遠慮也有司上其事酬以大孤嶼東小孤

嶼北濵海白地及侯既沒且為立廟陂上於大孤嶼以彰厥德
詔封惠濟侯賜協應廟額侯子孫以租六十四石入於陂上以
崇奉祀蓋又推侯之意而傳之無窮也尚書林大鼐劉克莊具
載於碑

協應廟記

元林定老

莆為郡濵海帶山少平壤惟南北二洋坦然曠衍為田數百萬
頃曩時南洋資六塘灌溉遇旱塘無餘潤去城南七里有溪發
源自永春德化僊游下合衆水入海宋治平中長樂錢氏女始
堰溪上流垂成輒壞熙寧八年侯官李長者宏乃度地於木蘭
山今址捐錢七萬緡創陂疏渠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溝
分澮析經緯交而脉絡貫也厥土遂為上腴六塘亦廢而為田

北洋舊仰延壽陂源淺易涸利有所不逮皇朝延祐間總管郭
公朶兒相臺張公仲儀繼鑿渠道建斗門分是水注焉由是地
亦饒沃實長者之餘波也初鄉民德長者立祠陂上而錢氏附
焉淳祐庚申更建分錢李為前後二室太守趙公與諲請於朝
通賜額協應其後錢氏封惠烈協順夫人長者惠濟侯又歲已
巳張公以故廟祀錢即並渠見思亭為長者廟而祀始專然堂
狹窄歲時郡率僚屬莅祭拜跪無所且儀制弗稱至順庚午秋
七月郡同知奉議廉公謁祠下顧瞻嘅曰長者惠斯民宏矣而
祠若是可乎亟與達魯花赤中順公洎知事將仕陳君儀改創
撥贍陂租入之楮俾浮屠氏嗣澤董其役聚財鳩工恢其規制
舊基不足闢近地以益之前因舊宇而加崇屬以兩廡後建堂

四楹丹堊絢繪新侯像位於中以妙應師馮仙列於右而林黎二君列於左皆有關於建陂者也庖舍門涂亦既完整復葺治錢廟易腐而堅飾舊而新歲十有二月訖工父老以予備員茲郡請記以垂永久予惟井田溝遂之制既廢名卿大夫建興水利使人咏歌若今者往往有民社寄寧有出於閨閫婉娩山林遺逸如錢李者哉古者祭坊與水庸明報功也錢媛之志不就者天也長者家數百里外視隣壤赤子其飢猶已傾資畢力經營劬瘁迄今三百五十年莆民不知暵乾之苦載耕載穫樂其樂利其利官無逋租私無匱食長民者亦得優游此土伊誰之利其功固不可謂不大其報國不可以不厚公此舉可謂知本矣若夫慎其出納時其繕修長者之澤有引勿替則又望於後人既書其事且作詩以遺之俾蕭民歌以祀焉其祠曰木蘭之溪兮衆流匯汩滔滔兮委之海孰楗石兮以瀦浸衍溢兮釃而渠化我斥鹵兮為膏為腴石裂土焦兮旱乾有時沾此膏澤兮賴以不飢惠我民兮無涯溪之山兮嘉樹嶷嶷新廟翼翼兮侯來止祥飈送兮雲靡靡陳荔丹兮有羞坎擊鼓兮歌謠侯欣欣兮少留福我民兮無已德之流兮有如此我民報事兮千萬祀

元至順元年臘月立

涵江靈顯廟記

主簿鄭子清

莆山川奇偉甲七閩地靈振洩人物彬彬其聰明正直而生者沒而為神何代蔑有要其土神之著勲勞定國祥祉及民自湄洲妃母而後涵江陳侯又其表表者也侯諱應功生於涵江之

東山毋夫人甘氏當震娠之夕夢一蒼龍蟠於寢室之戶榻明
發而侯適誕瑞父國公嘗指示家人曰此兒必大振吾宗但恨
吾不得親受牲鼎之奉耳侯年甫弱冠慷慨忠勇有志事功嘗
以鄧南陽諸葛忠武自許下視馬臧張許諸人為不足道太平
興國初海內甫爾清晏時陳洪進尚據漳泉未効職貢侯少有
遠識密察時幾且以愛護鄉邦為念詣謁陳公條陳古今天下
分合之由備述天命人心歸屬之意謂負固一隅不量事勢者
皆非保身全桑梓之計也陳公義其請遂納土於朝閩之人民
藉以奠枕侯之賜也是年游洋草寇竊發憑據山溪嘯聚林麓
且有隗囂公孫述偽號朝旨就近調福建兵役收討侯直詣軍
前請身收賊於是任前鋒越溪谷鏖戰竟為賊刃所劘寇平鄉

人壯其忠憤憐其殄瘁相率扶護輿櫬以歸迺規涵江鹽倉之
西創為小祠以祀之侑食於昭靈張真君之祠旁由是靈德峻
功日以昭著建炎初里人觀察使陳公淬宣撫淮南時寇聚於
垣師環其境天戈所向空中時見陳將軍神旗前導寇鋒披靡
卒能獲救陵保采石神與有力焉惜乎陳公父子死難而神之
偉功潛德卒未能發揚其萬一他如宣勞國事珍護鹽艘無風
濤飄忽之恐保障鄉邦導迎和氣有雨暘時若之休大室編民
家家尸祝事無巨細隨叩輒應此又邇年功德之顯然者淳祐
十二年太學前進士陳應祥請於朝省時賜靈顯廟額神於此
時始大赫厥聲濯厥靈矣寶祐五年錫號孚善侯咸淳以來疊
封廣利嘉澤侯景炎元年荐封忠佑侯八年之褒龍光煌煌兆

民所賴昕暮苾芬是豈區區威力智巧所能加毫末於其間哉是皆恩德之所加孚精爽之所號召而然也里社方僉謀廣祠宇中有老識之人諗於衆曰我侯之顯跡此邦三百年於茲而功德之衣被此邦亦且三百餘載矣然廟食雖隆而壁記未睹非缺典歟遂請世儒筆之庶幾來者粗有所考焉侯他時廟宇昂新顯號日彰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亦未晚也乃屬予記其大略云耳景炎元年八月朔日立

邑令尹正君鐸生祠記 祠在來蘇里 編修鄭樵

君之澤如洪流行於地中在川盈川在澤盈澤勿謂興化小邑如是以君牧千乘師長百僚亦如是而有加君之令聞千里芬香談君之美者如觀溟渤自津者知津由溪者知溪海內之遇我知有君君知有我君以紹興十年冬來作斯邑之一日竦然如太虛一聲有目者改眎有耳者改聽二之日肅然君子泰而小人惕為善者奮為惡者改國三之日怡然愷悌之教興惠和之風暢應知古今無不可理之民無不可化之俗興化實太平興國中新邑百六十有三年於茲耆舊耳目相嗣及皆云有此邑未嘗有此作雖馬君蒙叟林君亟方茲陋矣南逮漳江之南北逮甌粵之北上下一二千里間談及君者莫不以手加額士大夫但患所作無成不得謂天下無公論也今政行將滿矣民重君之去於奔走立祠貌者四出南方之民立於九鯉之陽屬某紀之其意謂君之聞望名字必書青史君之行事勒在民之心膂口口承傳無有紀極惟君之面老壯幸及知後來者無由

識作此祠所以識君之眉宇也沈諸梁赴楚難自北門入一人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若盜賊之矢傷君是絶民望也冑而進又一人遇之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見君之面其少安將旌君以徇於國若之何掩面以絶民望迺免冑烏乎百代之下其或虐政横出天災流行荼毒斯民相携持而無赴告者見君之面庶亦蘇焉其詞曰山不易高海不易深彼美君子如玉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仙邑王令尹德政祠記　　鄭紀

士君子吏人之土地有在官而思之者有去後而思之者有没後而思之者有没既久而思愈不忘者在官而思狄梁公之生祠是也去後而思何武於揚州是也没後而思羊祜墮淚碑是也没久而思不忘者予偶未得其人焉吾邑令王公彝友倫測之四明人少學刀筆以行軍院史從事總戎幕下拜右軍都督府都事尋出宰兹土吾邑自宋元以至　國初為鄉四里二十有六民數宋主户二萬七千有畸客户一萬三千有畸元至國初則不及萬矣宣德以來三又去二里數亦隨而遞減焉侯下車閲板圖即集耆舊而叩之曰民耗若是其故何歟復曰困於賦役亡命他邑也公憮然曰司牧何為也即令邑中曰凡民間利害有當興革而罷行者悉具陳之吾不避其難也於是民之久逋者差人齎榜招復之給其牛具種粒復其役三年未幾逋民携襁而還者相屬於道田土久荒者募人墾闢三年而後徵其税吾邑今日地無遺利實肇於兹亡户之糧貽累里甲積

五七年無可追陪壯者榜栲無完膚婦女老弱無室處者公上疏免其半餘則分限科催無後期者供需歲辦如之邑舊有楓亭巡檢司洪武中遷莆之小嶼原僉民兵隨之山民不慣風濤且越百里之外赴役死亡者過半自公疏免之宣德間多遣內臣適南蕃諸國驛遞迓送無停日且有法外之需公往楓亭於近驛人家閉戶偃木於地笞之且滿百俾人應杖叫號聲徹驛堂內臣問故答曰縣官杖併夫價也內臣急諭止之而去先時遭此莆仙夫數以縣均出公力辯曰夫出於丁莆二百餘里仙才十餘里何均以縣令後夫數但隨里圖為多少莆不能屈從之又楓亭驛雖屬仙邑實為莆界邑之田粮不足編差公疏割莆附驛五里之民以足編數而民困稍紓縣治原遭兵燹官吏僦舍於民覆茅立蓋於故址日高數丈方出治事懼猛獸也儒學甚之吾邑多山宜材木先時悉為他邑人所利公至移文設榷十而取一閱數月材積如山遂禮大戶好義而有力者助餼僦不踰年縣與學俱告成而小民不知琴堂幕廳官衙吏舍秩如也廟貌祭器講堂齋舍煥如也牆垣未備則躬率額下馬夫與凡有役於官者又教諭張公侗亦率其齋僕相與舁土而築之落宴之日四周無不完固縣有公學有張亦邑民一時遭遇也先時司府差來使多需求財賄名為草履錢里甲受害莫訴公至令多織草履於庭來者人與其二杜其求也自是縣庭無使跡民有訟者進之膝下醞藉以盡其情俾退以自曲直相愧謝有不伏者然後法以繩之獄戶常不閉古人愛百姓如己子

視公事如家事公其有焉公以宣德癸丑莅政正統丙辰捐館首末四年卒之日吏哭於庭農哭於野行者哭於途舂不相女不飾市罷數日柩行邑坊邑老張德源氏留其小像以寓瞻思闔邑老稚送之溪滸哀泣過於初喪遂謀立石於通衢刻曰僊游知縣王公愛民父母云後四十餘年成化乙未邑耆茅宏贊張邦永等以石刻不足以報侯德謀率邑民而血食之請倡於江西叅議前戶部郎中陳君遷漢崇陳遂謀於德源氏之孫煇叔華卜地於東郊之外深廣各餘十丈面陽環水中建祠堂塑公像前有門兩旁有廡東西翊以兩室為守者之居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畢功於明年丙申冬十二月祠雖合衆志而成而叔華之力居多佐叔華運材木督工程者又有茅常亨與吳廷興焉祠成十有三年予巡淛學至明訪公之子諭以立祠意其孫綦不遠千里來拜祠下邑人遇之不衰蓋愛公而及其後也又三年叅議公以書請記於予於戲一土地也一人民也一風俗也公出雜流在官僅四載捐館四十餘年而人思之不置如是所謂沒久而思愈不忘者也後之代公者由學校而出或不止四五載而猶在官民惟恐其去不蚤其何故歟因書為公記且以訊後之為民父母者焉宏治辛亥八月朔日立

紀載類 水利

李長者傳 林大鼐

此傳備述創改事蹟傳寫譌謬稍為訂證中間事涉怪誕者皆仍其舊云

李宏福州侯官人也裔自有唐世雄於財平生倜儻有大志欲

以家財自立使功蹟姓名表見於世聞莆田壺公洋三面瀕海潮汐往來瀉涵彌天雖有塘六所儲積淺涸不足以備旱乾暵歲歉無以輸官民則轉徙流移矣土人皆知瀨溪一水可引而南其如壟岫闕隔何間有作者往往莫辨地脉使流膏美利空墮於海為可惜也唐末人問妙應大師黃涅槃溪陂幾時可築答云逢竹則築今古睥睨其來頗久宋治平元年錢四娘者自長樂邑來捐金九掇大如斗於溪上流將軍巖前堰溪為陂開渠鼓角山西南行其陂甫成載酒引棹以落之酒正酣守者報溪流漲陂敗即時赴水而死繼有同鄉進士林從世號十萬復來相溪下流於上杭溫泉水口築陂欲成潮勢攻搏而不之禦最後宏應詔募而至按二人遺跡皆非地脉逆水性安得成功

時有僧馮智日者散性混俗惟宏事之謹乃引至其地密禱神筭謀於木蘭山前施功未有定處方齋禱之夕地神於今址截溪插竹似相指授始悟妙應逢竹則築之言蓋逢馮也築竹也百年懸讖應在今日乃傾家得緡錢數百萬宋志云率衆錢七萬餘緡命工伐石依列竹成基擺布石柱三十二間以石鑱條衂治互相鉤鎖屹立如山二時怒濤不能吞囓至此而回截斷奔流疏渠導水轉摺而南三十餘里大溝七條小溝無數衂立四處抵海斗門利澤所覃沛然有餘長者遂得廢塘六所裂橫塘新塘許塘唐坑塘為田惟國清一塘以備大旱其白地盡輸於官以為官莊田而官司酬獎李公得小龜嶼北大龜嶼東沿海白地後人墾海而耕皆仰餘波計其所溉殆及萬頃變瀉涵為上腴更旱

曠為膏澤仁人之功其利溥哉溪源納永春德化僊游三百里
澗壑之流故冬夏不少減值淫霖溪水暴至則命小工發泄陂
閘以通白湖而入於海自是南洋之田天不能旱水不能澇初
陂成累廢之餘衆心狐疑不前一日禱於華嚴僧伽塔下因就
明王願乞百校連擲上下如其數而止衆得以堅其心陂成撥
塘田八百石設立陂司委子孫掌管修陂仍撥七百石贍於郡
學教養子孫為儒撥田一百二十石捨華嚴寺與子孫為僧百
二十石捨將軍巖與子孫為尼撥田四百石捨三山雪峰寺與
子孫為僧興化軍儲纔六萬斛而陂田輸三萬七千斛南洋官
莊尤多民素苦之由此屢稔一歲再收向之窶人皆為高貲溫
户感德李公塑像立祠於陂歲時報賽不絕宣和初太守詹時
昇檢計修陂隱漏田段刋為陂籍殊賞李公之功署其廟曰李
長者廟長者熙寧間應詔募而來方二十餘歲考李氏家記長者慶歷二年生熙寧六年應詔年已三十二歲間闢數年陂成而卒歲止四十餘矣按長者沒一作元豐六年一作乾道六年計乾道去元豐八十餘年當作元豐為是凡間闢陂事十有一年壽四十二於戲天產異
人為吾莆了一大事而去不然長者第容以子直閣邁贈至金
紫光祿大夫又何其壽耶其家子孫衣冠甚盛有敦義者掌陂
事能興其祖修陂本末如長者復生余因謁祠得聞其詳廟有
李長者林十萬錢四娘黎主簿四像初錢氏陂敗赴水而死里
正白官差黎主簿畛體究之知其無他乃嘆曰錢氏室女負大
志節不克就而終再三悼惜言未訖暴中而卒昇歸故土人妄
傳以配女嗟乎長者更百年功狀未上爵命不下至今猶與三

神旅坐於樂屋之中誠國祀之缺典也昔妙應嘗留讖云水繞壺公山莆陽朱紫半白湖腰欲斷此時大好看人莫能曉及陂成溪循壺山之麓而行水繞之言應矣熙寧九年徐尚書鐸廷試第一元豐間有登科甲至宰輔而鄉里禁從肩摩於朝好看之言又應矣蓋木蘭溪水流入白湖為水破長生及循山南轉是為秀水循武曲來揖郡治此地理一勝也今陂無恙時溪濤暴漲湧高數丈夜深往往有神火千百乘險護陂此皆錢李之功願也長者深有德於莆人余恐歲久人無知之者故傳之以告來世云開禧元年臘月朔承議郎權發遣興化軍事王居安重立

重修木蘭陂記　鄭夾漈

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三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三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隳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嘶寃徒起精衛之恣自茲以還興利之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濵之間且遏長江之勢使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李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焉曰馮智日貫酒於其家三年不責其酬將行曰當與子遇於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略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蓋於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於是依竹為堤功成不爽鑱石為楹以為禦距楹為障以為瀦壅川

之波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為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於海瀕海為四斗門以禦蓄泄凡溉田一萬頃使邦無旱暵飢饉之虞百年於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於朽壤江海之注竭於漏卮紹興二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之東蔣重淵如酌魚鱉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以為灌溉之利況吾來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裁之日夜從事九旬而成不愆於素舉鍤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木蘭毗讖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為多盡一邦之利此利為溥使萬井生靈免於溝壑則馮丞之績為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召埭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為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於道猷成於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昔甚偉於今芬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木蘭陂記

亡名氏

莆南南陬際海為田厥土平廣兩潦至則旁無畔崖旱暵則瀦水不足以濟此陂之所由創泄水止水隨時之義大矣哉按郡乘溪源自永春德化僊游來會澗壑之水三百六十注於海宋治平初長樂錢氏女始議築堰於將軍巖前據溪上流垂成輟毀既而同邑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既築溫泉山口而潮汐衝擊不可禦熙寧中侯官張者李侯實應詔募度地木蘭有馮僊

智日授以方略率財七萬餘緡疊石疊址布柱三十六間即陂之右疏渠障水而東注四十里溉南洋萬餘頃乾五塘皆為沃壤古讖云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此其驗也陂成立水南大姓一十四户規塘地懇墾田六百斛為陂之贍每歲輸倉祭祀酬勞外折券寄庫陂壞即修葺槩條目鏤記於主管水利者自紹興年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邑丞馮元肅督役凡九旬而成後又歷年重修難以殫述頃因水勢潎洞柱石傾壞至元巳卯陂正副吳辰甫以聞於府長侯達魯花赤八八的牙兒究心民事專一提調摘委城司長官納懷鳩工郡曹掾張元道李存祖賛其畫增疊石每層植松柱五根三閱月而畢其鞏固不拔之基又可為千百年之計侯之治莆也為政有經百廢具舉既

新南山佛樓復葺湄島妃廟乃興斯役開水利以穀我民南陽召父不得專美於前矣若夫錢李事蹟封號記載之詳則有後村劉文定之記在茲不敢贅至元六年二月望日記

林圭

修木蘭陂記

陂之建始於錢而成於李民食其利迨今且數百載歲不能無廢壞而復修者屢矣至是堤崩岸摧下流盡泄民甚病焉父老來告通守董侯憂形於色既而嘆曰使民飢而無食吾能獨安之乎遂乃勞心殫慮相度地宜其法削木為板板厚四寸入於土中加石其上縱橫積疊鱗次櫛比以完以固堤北則又布栈為址積疊以石如前法而加密焉舊石為柱三十二間後以風濤所折遂減其四且礱石以為之助及是不能無患則又以巨

石覆於其上石厚一尺五寸長丈餘前後皆然復以斗門舊嘗
置閘以板為之潦則縱旱則閉然或奔流迅急而有不及縱者
於是悉易以石舉無待於縱閉而旱以蓄潦以泄其法可謂至
密者矣至若神宇亦且蠹壞則又修之而改作其不可修者輪
奐一新頓還舊觀亦以神有利澤於民而廟祀宜與之相為無
窮也自始至今用人之力計庸四萬八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勞
工費靡楮以定計者一萬五千餘求諸施者而人不以為吝以
癸巳十一月甲申建功工越明年二月乙未告成父老請記其
事予謂水利重事也況是陂蓄三百里之清流分為南北二洋
溉田數萬頃廢而不修則民將無食修之則事大且難然嘗以
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志之不篤為之不力耳董侯

茲已滿考顧乃汲汲焉惟是之務往來省視勞勩不怠其志之
篤為之力如是宜人心益勸大役以成然思其時郡缺員適當
事機繁難之會時則有若長幕蔣君與其佐之賢實能贊而理
之俾侯得施其勞而人得享其利要皆一念為民以侯之心而
為心耳方茲役之興侯則曰使天不雨而役以成幸孰大焉既
而天果不雨凡三閱月而功克就侯則又曰茲役之成惟天是
賴今茲二月農務方興尤願天錫之雨使麥賴以熟農賴以耕
幸又孰大焉丁巳天果大雨終日乃止何所為而能然蓋侯以
民為心一念之誠上通乎天而感應之理蓋有必然者矣侯莅
官至今已兩考凡一政一事之施無一念不在於民是邦之民
受其惠者多以水利特其大者耳時則董其役者里之長者朱

季和主其施者則都綱大定也餘難殫述悉具於碑之左云侯名彬字大質廣平人

重修木蘭陂記　　周瑛

事有敗於盛滿而功或成於細微盛滿何敗忽心生也細微何功畏心生也吾每觀天下事而究其成敗未嘗不重致意於斯焉莆為地瀕海舊時居民種田惟恃橫塘新塘陳塘許塘唐坑塘國清塘六塘而已後言利者謂永春德化僊游三縣水合趨吾縣以入於海若橫而堰之可灌田萬頃宋治平中初長樂錢氏女提金大如斗來縈趾將軍巖下陂方落成忽暴漲潰錢女痛憤赴水死繼而同邑林進士從世復以十萬緡來縈趾溫泉水口口隘水悍竟為怒濤所奪而廢熙寧中天子降詔募能興陂者於是侯官李君宏盡以其家貲來宏多財好施號長者既來日與浮圖馮智日步水濵以求地脉迺定趾木蘭山下而作今陂長三十五丈分三十二門法伐石以為楗插入地中然後依楗以為防高出水上石布置皆口吻相饞牢不可動於是陂立水中屹如岡阜昔日狂濤入海者折而東注然後南洋地變為沃壤而六塘隨廢矣（國清塘入元始廢）紹興中陂失故道決北岸東駛縣丞馮元肅治之元至正中石柱傾重淵如酌達魯花赤八八的牙兒又治之延祐間總管張仲儀作萬金斗門引水北注灌延興孝義仁德三里田而北洋始分其利入　國朝來通判董彬縣丞葉叔文皆嘗次第修治矣董以板傅土以石傅板鉤鎖結砌壓以巨石葉謂以石傅板易壞為趾薄亦壞迺築上下

堰涸溪海二流盡剔板而出之椓杙入地九尺廣視舊加丈有二尺然後取石結砌如前法既又疏治南北二洋溝加深廣之使利澤徧及於莆人焉故莆人至今言水利必曰葉丞云葉丞云宏治庚戌黃巖王公弼由進士拜刑部員外郎出守莆一日會同官朱侯海周侯纓翁侯理往視陂歎曰大哉陂乎無是陂是無莆民矣衆曰公於大者固所優爲而於小者亦未嘗忽況合衆小以爲大而又大者所托以不毀也公其圖之莆民方苦陂壞聞公言皆願輸田畝所入爲公費公迺擇郡人有齒與識者得林叔孟林仰止以司其事舊時陂爲趾固至是漸穿公曰消消不止將成江河迺命涸流求孔穴而塞之舊時陂上流布長石以接水下流布長石以送水至是下流石脫落公曰此不治則陂什矣迺命伐長石七十餘以補益之舊時南北岸善崩公曰岸崩則禍及陂迺命築岸先布地牛迺加灰石其岸始固至於協應昇仙三廟迺祀有功於是陂者公曰是廟當與是陂相終始今既傾圮惡可以無治乃命修治以復舊觀烏虖盛滿者覆敗所自起也細微者事功所自起也公戒覆敗於盛滿競事功於細微使前人遺緒不墜莆人命脉復存此之爲見豈但治一陂而已哉既卒功縣尹李君福念公勤民介丞簿何君澄劉君玘屬瑛紀其事瑛莆民也日飲木蘭陂水敢忘所自謹推公之意重有告焉夫木蘭陂水之源也東角遮浪諸長堤水之委也洋城林墩陳山蘆浦四斗門水之操縱也近時所作岳公橋與諸旁近多作函洞以走泄水利及夫舊所爲水則人或竊而

低之者則又水之耗也公愛民未已請治其源固其委慎其操縱而又處分耗夫水者則為利益溥矣

重修太平陂記　　劉克莊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工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中流幹溪右注邇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川溝長二十餘里溉七百頃然沈石於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決則岸頹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訖今春圯岸頓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以窒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菴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予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疎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堤有時而潰昔人修陂之田為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為券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以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物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